

王兆军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zhouwenlideshengyin

皱纹里的声音

大地孕育的挚情

生命深处的歌吟

亲情如玉

友情如歌

乡情如风



皱纹里的声音

王兆军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皱纹里的声音/王北军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008-2664-8

I. 皱...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9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美通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

印 数: 1—5000

定 价: 16.00 元

书 号: ISBN 7-5008-2664-8 / I·738



作者近照

序



年轻的生命不怕死，不是因为血气方刚，而是因为看不到尽头，而且没有积累。

凡是有些积累的，就怕死。

生命的青纱帐渐渐能看见尽头时，大部分人会感到恐惧。想到死，对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死是生的对应。从来都不想到死的价值，那人的生就没有什么意思。认识了死，等于一个学走路的人懂得停下。只有学会停下的人，才算懂得了行走。

老年人积累了什么呢？积累了儿女，积累了经验，积累了美好的感情，还有对世界的留恋。因为想到要离开这些美好的东西，于是就害怕。我有时对死会产生恐惧，希望减少死的缺憾。看到一些五十来岁甚至更年轻的人突然死去，我开始惶恐，有时会假设自己明天死去，今天应当干点什么。

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割舍的，只有那些影响我感情的东西，还有些留恋。于是就想将此生中那些对我感情生活影响大的人和事写下来，以免离开时带走值得留下的东西。活着，什么都值得留恋，成就、感情、金钱，甚至权力，都可以形成嗜好和追求。当人想到死时，记得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有故乡的人还会有乡情。爱情是个太复杂太敏感的话题，先不说。现在我要写的是：亲情、友情和乡情。

亲情如玉。

因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所形成的亲人，是不可改变的。亲情像玉石，必须经常打磨，经常把玩，才能显示其温润的质地

来。没有交流的亲情就像石头一样粗糙,既能伤害人的肉体,也能伤害人的心。只有经常体会亲人的感情内在,才能逐渐领悟其中的味道。一块玉石,冬天拿在手里不冷,夏天拿在手里不热。他们是你惟一的不可代替的亲属,是你无论如何都得产生印象并摇动你心灵的人。

友情如歌。

人的社会关系是立体的,友情在这里占据了重要的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没有朋友的世界是狭隘的,封闭的,没有意义的。朋友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利益关系。当一个人步入老年时,心中轰隆隆发出响声的常常是友情。友情像一首无比美妙的歌,伴随着你的旅途。这歌声给你带来快乐,带来信心。没有这种歌声的人生,是寂寞的。寂寞的人生,没有朋友的人生,是可悲的。

乡情如风。

我的一部分生活始终属于故乡。所谓故乡,就是自己的生长之地。我热爱故乡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概念上说,我热爱故乡。为什么会热爱故乡呢?那里山水是最美的吗?那里的人是最好的吗?那里是你建立成就带给你兴奋的地方吗?都不是。为什么你还喜欢自己的故乡呢?因为回忆吗?难道只有那里才有值得回忆的往事吗?也不尽然。故乡是一阵阵风,乡情就在那风里飘荡着。我经常被那故乡的风席卷着,怀疑自己四海飘荡的目的,怀疑我的追求。我曾经对抗过那种莫名其妙的风,但是徒劳。既然对抗不了,我索性将它记下来。立此存照,凝固它。

如玉的亲情,如歌的友情,如风的乡情,让我感到生命的意义。

目 录

第一辑：亲情如玉

皱纹里的声音 /2

遥远的思念 /55

大爷与三叔 /86

姥爷 /93

大嫂蔡秀英 /106

女儿的绰号 /115

第二辑：友情如歌

国光 /125

子健 /143

瑞吉 /153

高树森 /162

我的大学同学 /167

第三辑：乡情如风

冰凌雨/183

常林钻石/187

济南小景二题/190

我的家族与村庄/194

留邻村枣/212

秋天的印象/214

故乡的池塘/217

洗砚池记/222

观蝉蜕/224

人在路上/231

乡村人物志/237

第一辑

亲

情

如

玉

皱纹里的声音

1

自从那年远走他乡，此身如飘萍一叶，在大洋的这边那边颠簸。四十多岁的人，不容易适应新环境，一如老树之不宜移植。

人和树木一样，有很多条根。联系我感情的根系中，主要的一条，就是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已经七十多岁，老了，多年前就查出有胆囊炎。疼起来要命，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也不是很舒服，至少食欲是受了影响。前次探家，看他脸色很不好，发黄，发乌，沉着的黑色里埋藏着许多的老年斑，吃饭的姿势也不像从前那样从容那样有滋味了。

父亲和母亲不同，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安于现状，虽然每天操劳，但她的思维是被动的，好像是我父亲的函数。父亲说什么她就相信什么就做什么，不大为大事焦虑，至少不像我父亲那样殚思竭虑地操心。父亲不同，他老是有想法，是个爱操心的人。因为他这辈子里的许多想法最终都与其愿望相背，所以他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开心的。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攒了一点钱，决定回乡探亲。

在车站，见到前来接我的女儿王森。

因为急于知道家中情况，我就问她：你爷爷怎么样？

女儿在县城读中学，我的父亲依然住在生他养他、生我育我的村子里。王森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自己的功课不轻松，

还是尽量抽空回村子去看望爷爷奶奶，然后给我写封信，说道说道爷爷奶奶的情况，叫我放心。

她说爷爷还好，就是他的病不大稳定，时好时坏。

我于是稍觉释然，释然中还保留着一些无奈和叹息。

我随意地多问了一句：你觉得你爷爷这人，怎么样啊？

当然，我希望的回答是肯定的，有点赞扬，有些理解，则更好。

没想到，王森却说：我爷爷那个人嘛，看上去，就像个坏人似的。

我不由得一愣。是不是她的理解有错误啊，不然怎么会爷爷有这种印象呢。我努力安静下来，追问她：你说爷爷像个坏人，这印象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我就是觉得他那样子像坏人，她满不在乎地说：你看他那小胡子，一点也不像睿智慈祥的老人，他的脸也总是阴沉着，而且有那么多皱纹，深不可测。

是的，父亲早就留了胡子，脸上的皱纹也比较深。按我们那一带的乡俗，儿子结婚前或女儿出嫁后，做父亲的要留胡子。据说以前某人的女儿结了婚，父亲觉得自己不算很老，又是办喜事，就把脸刮得光光的。几天后，去亲家那边接女儿回门，那边亲家见了，以为是媳妇的哥哥，便叫了一声“贤侄”，弄得彼此都很尴尬。这种错认辈分的事在农村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位父亲觉得受了侮辱，二话没说就匆匆回家，一举将胡子留了起来。于是后来就有儿女一结婚，老子就留胡子的风俗了。

我父亲的胡子是我结婚后留的。那时他四十来岁，确实不应当留胡子。他的胡子至今也不算多，除了唇髭还像点样，下巴上留的那一撮毛一直没什么长进。对比那些穆斯林老汉

的白胡子，我父亲当然算不上美髯公，可是再怎么说明，他也不至于像个坏人啊。

我对女儿说，你爷爷的胡子虽然不算好，但也不算难看吧？

看惯了还行。王森说：可他脸上的皱纹太深，我看了怪害怕的。

人老了，皱纹自然会多起来，也会变得深刻。我说：那有什么可怕的！

我觉得那些皱纹里好像有声音。她煞有介事地说：一闪一闪的，一阵一阵的。

我们相对看了看对方的表情，父女两个都笑了。

2

回到村庄，我看见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和年迈的父母。

父亲大概知道我今天到，修了一下面，不仅剃了头，还刮了脸。我多年在外，偶尔回乡，一定会有很多乡亲到我家来说话、喝茶。父亲估计到在那样的场合里，他是主人，于是就刮了脸理了发，用焕然一新的面目接待街坊邻居。

整个白天他都是笑着的，迎接那些来看我的乡亲们，给离开的乡亲们送行，起来坐下的，很少有停息的时候。他殷勤地向同辈人发放烟卷，命令我给他的晚辈们倒茶添水。我母亲让他老实坐着歇息，他说说个话倒个水的还能累着人！

我莫名其妙地就注意到他的胡子和皱纹。他的胡子，从美感上说，是很一般，不黑，不黄，不白，难以给人形成穿透性的印象。下巴上的那一小撮毛不仅太少，也嫌短，好像日本人留的那种小胡子。历史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这种胡子大都是贬义的。当然，他是我父亲，我不能在他的外表上有褒

贬。

他自己倒是不在乎,或许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看过他的胡子。在偶尔的短暂沉默中,他有时也想捋捋胡子,但因那胡子太短,他捋不着,于是捋的动作就变成了揪和捏。我觉得他表现出来的那一份遗憾之情,多少有些滑稽。

只有他脸上的皱纹,给我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额头,已经完全被皱纹所占领,找不到一点平展的地方。在一道道如垄沟般的皱折里,存在着一条条灰色的光线。那灰色的光线,有的分成两三个段落,中间自然地连接着,有的是整整一条,横亘在中间,如同整条的山涧幽谷,一直伸展到额头的两边。在那刚要消失的地方,又是从眼角处散布开来的射线状皱纹,它们拧成了两个小小的扇面,整个额头和眼角之间,就像是中学物理实验中看见的磁力线。

这与幽暗的颜色相间的,是那些突起的部分。同样是线条,但是明亮,如一道道山岭的脊背。这些脊条有点像横断的山脉。父亲的脸色比较黑,所以这些条纹就显得更亮。我小时候曾经问过伯父为什么人脸上有皱纹,伯父说庄稼人干活多流汗多,那皱纹是为了将汗水分散到眼睛两边去的。这个答复曾使我非常敬佩伯父的正确,也感叹人类造化的功能。但是后来我发现,同样年龄的人,有的人满脸皱褶,有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皱纹,比如说,吃公家饭的脱产干部大都红光蒸腾,精神饱满,面皮发亮,农民的脸就不仅干瘪而且皱纹多。我于是就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父亲坦率地说:人家过的什么日子,咱过的什么日子!

我于是就问:看来,皱纹不是为了分流汗水的?

他感慨地说:人啊,犯一次大愁就多一道皱纹,犯的愁越多,人老得越快。

这个回答没意思,我于是也就不再问了。

3

父亲那年七十岁,身体不好,不能干活了。也就是说,他脸上的那些皱纹基本上不再发挥分流汗水的作用,而只是他生活经历的一份象征,是他生命垂老的说明。在他沉思的刹那间,那些皱纹便会快速集结起来,暗的线和亮的条拥挤在一起,好像地壳在变动,好像真的要发出声音来。我怕那可能出现的声音,估计那声音不会好听。我希望那些横亘的一条条山梁赶快舒展开来,散布到合适的地方去。

很多人在我家茅屋里说话,父亲很高兴。当他额头上的那些聚积在一起的皱纹舒展开来并带上微笑的光彩时,大部分线条都显得活泼生动,像是突然得了灵性。只是在他琢磨什么事情时,才偶尔紧缩起来,给人压抑的感觉。他的嘴不断地咂巴着,好像品尝刚才从皱纹中挤压出来的汁液。他在品评什么呢,有什么愁肠需要我分担吗?

大,我那地方称父亲为大,有人也称父亲为爹,一个意思。他看了看我,好像是等我说事。

我没什么事情要说,只是报告了我的发现:大,你看上去很瘦。

他发现我注意到他的脸,不安地用手摸摸额头说:人老了,就这样。

我三叔是个直率而急躁的人,六十多岁了,说话也还是那样没个遮拦。他不同意父亲的解释,并且发表了自己的年龄理论。他说:什么老了?谁受的罪多谁老得就快。过去的这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就跟拙老婆烤饼似的,什么人经得起毛主席的运动!

说那些干什么。我父亲用平淡的语调教训他,叫他不要乱说。

现在讲自由,说什么都行。三叔慷慨地说:咱一个庄户把子,还怕开除了人籍!

历来的皇帝,父亲沉着地说,临死前十有八九都要把江山折腾得乱七八糟。父亲读过一些简单的历史书,对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有自己的看法。他坚信不移地阐述自己的历史观,说:只有前辈的皇帝胡来一阵子,后来接班的人才容易干出成绩。有了成绩,才能得人心,地位才能牢固些。这都是人家商量的法子,你不知道就别乱说。

俺就不信你说的。三叔不服气地说:皇帝的家业也是家业吧。家业就跟垒墙似的,前辈人要是不折腾,后来的人接着垒,不是更好嘛,至少老百姓可以少受不少罪。

父亲沉默着,小心地站起来,向里屋小门那边走了几步。小门那边,靠东山墙安了一张小床。父亲害怕和人说到政治问题,所以暂时退出了讨论。他慢慢地在小床上躺下身子,听我们说话。

邻居们来来往往,整天都没有安静。

父亲一直那样歪在床上,偶尔也翻翻身,说话不多,而且语调老是很忧郁。

夜深了,邻居们都走了,只有我哥、我弟弟,还有三叔几个自家人继续说话。

灯光暗淡,电压不足造成的一团昏红,叫人感觉有点凄惨。父亲将身体隐在暗处,脸色不清楚。我们谈起分别这些年的思念之情,彼此伤心得流泪。我擦过眼泪抬头看父亲和母亲时,发现他们也在看着我。

父亲说:外边的日子,看来也不怎么样,你眼角也有小扇

了。

那些沟沟嘛,我用伯父当年的教导解释说:是防止汗水滴到眼里去的。

那都是哄人的。父亲坦率地说:人有眉毛,汗就淌不到眼里去,这我还不知道!人,犯的愁多,皱纹就多,老得就快。

老年人总希望跟子女倾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时你故意不接他们的话,他们也能主动说下去。父亲说了这话后,就开始用他的经历证明皱纹的出处。那些事,有的是我早知道的故事,有的是刚听到的新鲜。这些故事,丰富了我对父亲的了解,也有助于理解两代人的情分和隔膜……

4

我们王家,是典型的下层农民家庭。

多年前有本族人续过家谱,上推到八九辈,也都是农民,纯粹的清一色的农民。祖上没有当官的,没有经商的,没有当医生的,更没有教授或学者。不仅是农民,而且都是中等农民,有点地,不多,收成好的时候略有结余,欠收年景里也没受过多严重的饥饿。当地人用最简单的三个字形容这种日子:仅供嘴。

我父亲很满足这种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乞丐奴隶的家族史。他说,我们的祖先都很勤奋,一代又一代的,在孔子洗过澡的沂河边侍弄土地,从土里刨食吃。每当要发家的时候,总会出来一个败家子,将那即将成功的家业败坏个差不多。但是,凭着我们勤劳的双手和朴素的经验,很快就能挽救残局,使我们这个家族不至于过分潦倒。父亲说,这种败家子一辈出一个。

父亲那辈上,败家子是我三叔;我这一辈上,是我。这是

后话,不提。

父亲坚信,中农是农村中最好的一类人。他们没有很多财产,不会欺负人,又因为小有资产,便渴望着发家,所以不懒惰、不失望、不颓废。对比那些极其贫困的人,中农没有并吞之心,因为他们已经有基本的衣食住行;对于发了大财的富人,中农也没有抢夺之意,也是因了他们的小家底,所以不想招惹是非。他们期望过的生活就是那种“房子不大不小,地产不多不少,官不侵民不扰”的庄户日子。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父亲也是坚持“人家革命我生产,别的事咱不管”的回避政策。别人的便宜,他不沾;别人的亏,他也谨慎躲避。1946年八路军解放了山东,在打土豪分浮财时曾有一位军人半夜里从墙头上将一口袋大豆撂到我家去,父亲吓得大半夜睡不着觉。他看着那口袋,蹲在门槛里边想了半夜,最后还是扛起来给地主家送去了。地主告诉他,时局变了,吃了也不要紧。父亲说:不行,是谁的就是谁的,这样的粮食俺不能吃。

土改时,我家既没有被公家没收一寸土地,也没分人家半垄庄稼,所以父亲对前后的政权都没有激烈的恩怨,他为此心安理得。他所希望的,就是好好在田地里做,将日子过起来,过得红火一些更好。五十年代初期,他才三十来岁,身强力壮,又上过一年私塾,识一些字,自信将日子过得富裕起来没有问题。他每年都要积攒一些粮食,积多了,就添置一点土地。到一九五五年,我家四口人,有地将近二十亩,算是小康了。父亲打算弄到四五十亩地就不再增加了。他算计着:那时我长大了,家里要翻修房子,或者盖新宅,给我安个家娶上媳妇。将来我和弟弟分家,都能分到二十来亩地。父亲留下几亩地,自己养老。

当时,父亲的计划受到我外祖父的批评。